

世界禁书文库

不朽
本性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不 朽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安丽娜 译



面 相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那女人大约六十多岁，我坐在健身俱乐部游泳池边一张折叠椅上看着她。在塔楼顶层，整个巴黎可以尽收眼底。我正地等阿汶奈利厄斯教授，一旦有需要，我们就相约在此聊天。但今天他迟到了，我便只好看那女人。她独自站在齐腰的池水中，两眼直盯着一个身穿运动长裤、正在教她游泳的年轻救生员。他下了命令：让她手把住池边做深呼吸。她做得那么卖力，认真，活像一台老掉牙的蒸汽机在水下呼哧呼哧喷气。（那充满诗意的声音，不为人知，若要向不知情者描述，不妨就说像一个手把着游泳池边的老太婆没入水中的出气声，那再确切不过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她让我着迷，是因为她的姿势很滑稽（救生员也注意到了，他的嘴角微微绷着）。这时，一个熟人过来搭讪，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等我想再看，授课已经结束。她正绕着水池朝出口走去。她经过那个救生员，朝前又走了三四步。忽然，她回眸一笑，向他招了招手。就在此时，我心头怦地一震！那笑靥，那动作，分明属于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她抬臂时，轻柔而又销魂，仿佛顽皮地将一个五色彩球抛向她的情人。那笑靥和动作，优雅而富有魅力，但是她的那张脸和身体，却已魅力全无。这是淹没于身体的无魅力之中的一个动作的魅力。毫无疑问，她知道自己青春不再，但此时此刻，她却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一部分存在于时间之外。我们或许只在某些特殊时刻觉察到自己的年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无年龄可言。不管怎么说，她转身、微笑、向年轻救生员招手（他忍不住而嗤笑）那一瞬间，她早已忘了自己的年龄。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内在魅力，在那动作的一刹那显现，令我目眩。我奇怪地受到感动。于是，阿格尼丝一词浮上脑际。阿格尼丝。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的女人。

我躺在床上，美滋滋地假寐。一大清早，曾有过一阵醒觉前的翻



身，我伸手摸出枕边的半导体小收音机，按了一下按钮。正在播送早晨的新闻节目，却不知所云。我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于是播音员的话语混进了我的睡梦。千金难买回笼觉，这是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多亏了收音机，给了我朦胧的乐趣，在清醒与沉睡之间回旋真是妙不可言，仅此一点。我们应不必为自己出生而懊悔。这是在梦中，还是真到了歌剧院，聆听两位穿骑士服的男高音关于天气的一段二重唱？他们为什么不歌唱爱情？我想起来了，他们是播音员。停止唱歌，他俩开始逗趣：“今天将又闷又热，可能有雷暴雨，”第一个话音未落，第二个又调笑似地插入，“真的？”前一个声音也报以调笑的口吻说，“Maisoui 请原谅啦，伯纳德。但事情就是这样。无法再改变了。”伯纳德哈哈大笑说：“这是对我们罪孽的惩罚啦。”接着又是前一个声音：“伯纳德，我凭什么要为你的罪孽受罚？”伯纳德发出更响亮的笑声，为的是让全体听众明白这罪孽指的是什么。我猜他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生命深处的一个愿望：让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看作是罪孽深重的人！让我们的恶行被比喻为暴风、旋风、飓风！当法国人今天晚些时候撑开雨伞的时候，让他们充满嫉妒地回想起伯纳德模棱两可的笑声。我调到另一个台，因为我觉得又一阵睡意正袭来，我希望一些更有趣的意象掺入我的睡梦。在隔壁那个台，有个女人说天气变幻莫测，可能有雷暴雨。我很高兴，法国有那么多的电台在同一时刻用同样的话说同样的事情。这正是统一与自由的完美结合——人类还能要什么呢？于是我又拨回到方才伯纳德大谈他的罪孽的地方，但声音已经换了，正为一种新型雷诺汽车唱赞歌；我拨动旋钮，听到庆贺裘皮酬宾展销的女声合唱；再拨回雷诺台，只赶上雷诺赞歌的最后两拍，接下去又是伯纳德的声。他单调地摹仿着渐渐逝去的旋律，然后宣布海明威的一部新的传记——第一百二十七部传记出版，说这部传记才真正有价值，它揭发了海明威说谎的本事。他夸大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负伤次数，他一向把自己装成勾引女人的老手，可是早在1944年8月就已证明，后来又一次证明，他从1959年7月以后完全丧失了性功能。“啊，真的？”另一个声音笑着说，伯纳德又调侃着回答：“Maisoui……”接下来，我们觉得又一次登上了歌剧舞台，与阳痿的



海明威在一起，谈着谈着，有一个严肃的声音，讨论起几周来一直为全法国瞩目的审判：一名年轻妇女因麻醉操作不慎而死于一次非常简单的手术。这是个意外事实。一个为保护它所谓的“消费者”而成立的组织建议，将来一切外科手术都必须实况录像，胶片存档。该保护消费者协会认为，只有这样，法庭才可能恰如其分地为每个死在手术台上的法国男女伸张正义。听到这里，我的睡意又席卷而来。

我醒来时已八点多了，醒后就试着描画阿格尼丝的形象。她和我一样，也躺在一张大床上。床的右侧空着。她的丈夫该是谁呢？显然，是个星期六也必须清早离家的人。这可以解释她独身了，甜蜜地在清醒与沉睡之间回旋。

然后，她决定振作。面对她是一台电视，由一根鹤脚似的长腿支着。她随手把睡袍往显像屏上一搭，颇像舞台一挂缀满流苏的白色幕布。她贴床站着，第一次我看见她的裸体：阿格尼丝，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美丽的女人，也许她觉察到了我的目光，急忙推进邻屋去穿衣。

阿格尼丝是谁？

恰如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变来，恰如维纳斯诞生于海浪中，阿格尼丝是从游泳池边那个六十岁女人向救生员挥手致意的动作中蹦出来的，女人的外表我已淡忘了。当时，那动作唤起我对往昔的一种无法解释的深切怀念，这怀念产生了我称之为阿格尼丝的女人。

一个人，更广泛地说，一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就其定义而论，难道不应该是独特无匹、不可模仿的存在吗？那么，当我看到某人做了一个动作，是独特的习惯动作，这个表现其特征、作为她个人魅力一部分的动作，何以同时又成为另一个人的内质、成为我的梦中所见呢？这，可以推而广之：

如果我们的星球见过八百亿人，那么很难设想人人都有其独特的动作套路。从数学上说，这也根本不可能。毫无疑问，世上的动作要比人少得多。这便引出一个令我们吃惊的结论：一个动作比一个人更有个性。再说得简明扼要些就是：人多动作少。

我早就说过，“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内在魅力，在那动作的一



刹那显现，让我销魂。”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错了。那动作根本没有显现那女人的内质，实际上是那女人向我展现了一个动作的魅力。一个动作不能被视为一个人的表现，不能被视为他的创造（因为无人能创造一个完全独创性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动作），也不能被视为那人的工具：从另一个角度说，恰恰是动作把我们当作它们的工具使用，当作它们的载体或化身。

阿格尼丝这会儿已穿戴整齐，来到客厅。她停下脚步，侧耳谛听，隔壁隐约有响动，她知道是女儿刚起身，便急忙闪进走廊，好像不想碰上她。她走进电梯，按下去门厅的按钮。电梯非但不下降，倒像害了舞蹈病一样抖动起来。这电梯真怪，让她担惊受怕，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一次她想下楼，电梯却往相反方向走；还有一次门就是不开，把她囚禁了半个小时。她觉得它想同她达成某种谅解，以它那粗鲁、无言、兽性的方式告诉她什么。她向门房抱怨了好几次，可是电梯对别的房客相当正常友好，于是门房认为阿格尼丝与电梯不和她自己的毛病，未予理睬。这一回阿格尼丝目瞪口呆，只好走出电梯从楼梯下楼。谁知楼梯间的门刚刚关上，那电梯又正常如初，跟随她下了楼。

星期六是阿格尼丝最辛苦的一天。她丈夫保罗通常七点之前离家，午饭与朋友在外面吃，她的一天就是料理那成百上千比正经公事还要讨厌的杂活：上邮局耗半小时排队，到超级市场采购，在那里跟一个职员吵了一架，在付款柜台等候浪费时间，给水暖工打电话，央告他准时上门，免得整天等他；她还想抽个空，挤出点时间洗个桑那浴，休息休息，这是她一个星期都干不成的事；而到了傍晚时分，她发现自己总是与吸尘器、鸡毛掸为伍，因为每星期五前来打扫的女佣变得越来越丢三落四。

然而这个星期六不同一般：这天正好是她父亲去世五周年。她眼前出现了一幅特别景象：父亲拱背坐着，面前是一堆扯碎的照片，阿格尼丝的妹妹正朝他吼叫：“你干嘛要把妈妈的照片撕掉？”阿格尼丝站在父亲一边，姊妹俩大吵，突如其来的憎恨让她们失去了理智。她出门钻进停在房前的汽车。



她到达顶层，这里是健身俱乐部，里面有一个大游泳池，有涡旋浴、桑那浴、土耳其浴，还能观赏巴黎全景。更衣室的扬声器里传出隆隆的摇滚乐。十年前她初来时，俱乐部还没有这么多会员，比较冷清。一年过了一年，俱乐部不断改观：玻璃越来越多，彩灯、人造花草、仙人掌、音响、音乐也多了，人潮汹涌，俱乐部的管理人有一天决定把健身房的四壁都安装上大镜子，这又增加了客源。

她打开一个衣柜，换上新衣。两个女人正在一旁闲聊。一个是女低音，不紧不慢地抱怨她丈夫把什么都摊在地板上：书、袜子、报纸，甚至火柴和烟斗。另一个则是女高音，说话速度快，完全是法国人的习惯，每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都提高八度，听上去像母鸡生蛋后愤怒地啼叫：“你的话真让我吃惊！你真让我失望！我真是吃惊！你得拿定主意！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毕竟是你的房子！你得拿定主意！别让他控制你！”那另一个女人犹豫于两种选择之间，一方是她的朋友，她尊重她的意见；另一方是她的丈夫，她仍然爱他；于是她只好郁闷地解释说：“真拿他没办法，他就是这么个人！一贯如此。打从我们认识，他就把东西摊得到处都是！”“‘那他必须停止这么做！这是你的房子！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你得把这一点跟他讲清楚！’”那女高音说。

阿格尼丝从未参加过这样的交谈；她不说保罗的坏话，即使她觉察到这使她多少与其他女人疏远。她扭头朝女低音方向看去：她是个年轻女人，浅发，面庞像天使。

“不，不！道理站在你这边！你不能让他那么做！”另一个女人又继续说。阿格尼丝注意到，她说话时脑袋飞快地左右乱晃，还耸起肩膀，眉毛直竖，仿佛有人胆敢不尊重她朋友的人格，她必须表示极大的愤怒和震惊。阿格尼丝熟悉那动作：她女儿布瑞吉特摇头扬眉时一模一样。

阿格尼丝脱去衣服，把柜门关上，通过一道转门来到一间铺了磁砖的大屋子，这里一头是淋浴，另一间是用玻璃隔开的桑那浴室，女人们挤坐在里面的长木凳上，塑料布裹在身上，像不透气的罩子蒙在身上（或身体其他部分，最常见的是腹部和臀部），这样皮肤更能出



汗，她们就能更快地减肥，或者说，她们相信会这样。

她爬上最高的一张凳子，因为只有那里还有空。她倚墙而坐，闭上眼睛，音乐声太弱，但女人们声势不减的聊天，亦吵闹得可以。一个不太眼熟的年轻女人走进桑那浴室，她刚进门就吆喝众人挪动，让出一个地儿，然后提起一桶水倒在石头上。滚烫的蒸气腾起，嘶嘶作响。坐在阿格尼丝身旁的一个女人怕烫而后缩，双手捂住面孔。后者见了说：“我喜欢滚烫的蒸气，这给我真正的桑那的感觉。”她边说边挤进两个赤裸的身体当中，开始谈论起昨天电视中的聊天节目，她是个生物学家，最近刚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真了不起！她说。

另一个女人点头称是：“啊，是的！而且那么谦虚！”

新来的说：“谦虚？你不觉得那人是多么骄傲？但我喜欢那种骄傲！我崇拜骄傲的人！”她转脸问阿格尼丝：“您觉得他谦虚吗？”

阿格尼丝说没有看那个节目，新来者似乎感这句话表示了婉转的异议，顿时两眼直视阿格尼丝，不断喃喃自语：“我厌恶谦虚！谦虚是虚伪！”

阿格尼丝耸耸肩。新来者说：“洗桑那浴，要的就是真正的热腾腾劲。我必须大汗淋漓。然后我非得再来个冷水澡。冷水冲凉！我最喜欢这样！即使早晨我也喜欢冷水澡。我讨厌热水澡。”

不一会儿，她又宣布桑那浴太闷人；她重复一遍多么讨厌谦虚之后，起身离去。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他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阿格尼丝自忖：造物主给电脑安放一个详细的程序后就离去了。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它被交给人类；被遗弃的人类在茫茫虚无之中不断呼唤着上帝却得不到回答——所有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新颖。然而，被我们的先祖上帝抛弃是一回事，被宇宙电脑发明者的上帝抛弃



则是另一回事。秩序统管了一切，程序在他不在时不停运作，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给电脑安放程序：这并不意味未来的一切都已纳入计划，一切由上苍统管。譬如，程序并没有具体说明 1815 年滑铁卢有一场大战，法军败北，它只说明人的本性好斗，注定要交战，而技术的进步将使战争愈加凶险。从造物主的眼光看，其余一切都已无关紧要。只不过是一个总体程序中的排列组合游戏。这些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式的期待，它只是标明了各种可能性的局限。在此范围内，各种决定性的力量均受到偶然的摆布。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设计也没什么不同。电脑不曾安排一个阿格尼丝或一个保罗。它只规划了所谓人的原型，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大批样品。它们都没有内在的个性。这就好比一辆雷诺轿车，它的内质储存于车外，不被加以利用。单独的轿车只有序号的区别。人类样品的序号就是面相，即各种面部特征的组合，它纯属偶然，但甚少发生。它既不反映性格，也不反映灵魂，更不反映我们所谓的自我。面相仅仅是样品的序号。

阿格尼丝回想起刚才那位讨厌热水澡的新来者。她进来是为了向所有在场的女人通报 1. 她喜欢滚烫的桑那浴；2. 她骄傲自大；3. 她不能忍受谦虚；4. 她喜欢冷水淋浴；5. 她讨厌热水淋浴。寥寥五笔，她勾勒出一幅自画像，通过这五点，她界定了她的自我，并展示给大家。她没有谦虚地展示，（她毕竟说过，她讨厌谦虚！而是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势。她用的动词诸如“崇拜”、“讨厌”都充满激情，这仿佛是宣布，每一笑都不可放过，为了这五点中的每一点，她随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干嘛这么激动？阿格尼丝反射自问。她想：像我们这样被抛掷到世界上，我们必须首先与掷骰子时那特定的一掷认同，与超凡的电脑所安排的偶然动作认同：我们看到“这”（镜子中面对我们的映像）就是我们的自我时，不必大惊小怪。没有面相即自我这种信念，没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幻像、原幻像，我们就无法生活，至少不能认真对待生活。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充满激情地认同，视为性命攸关之大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人类原型的一个变体，



而是一种有其不可替代的内质的存在。那位新来者之所以要给自己画像，而且明确告诉大家它体现了某种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属性，某种值得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的属性，这才是真正原因。

阿格尼丝在桑那浴蒸气中熏了一刻钟，起身一猛子扎进了一个注满凉水的水池。然后，在大屋里她休息了。四下都是女人，她们仍然在没完没了地说话。

她很想知道电脑程序安排的死后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她脑子中出现两种可能。如果电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我们这个星球，而我们的命运又完全依赖于它，那么死后的存在除了我们现世已经历的几种排列形式之外，没有其它东西；我们将重复类似的情景和存在。我们将独处还是群居呢？可惜，独处不现实；活着时只有那一点点，我们死后还能指望吗！不管怎么说，死者的数量远远超过生者！她现在正斜躺在一张折叠躺椅上，死后的存在充其量与此刻的经历相仿：四面八方都传来叽叽咕咕女人的说话声。这没完没了的说话声就是永恒；当然还可以想象出更糟的比喻，但女人的无休止的说话声已足以让他勇敢活下去，一定要竭尽所能把死亡挡在远处，越远越好。

还有第二种可能：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电脑之外，或许还有更高级的其它电脑。那么，未来存在就不会重复我们的过去，人死的时候就会有希望，虽然朦胧，但希望是美好的。阿格尼丝想起近来萦回于脑际的一个情景：一位陌生人上门来见她。此人态度和善、性格可爱。他捡了一张椅子坐下，面对她和她的丈夫，侃侃而谈。他的友好态度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保罗情绪极佳，有说有笑，还取出了家庭影集。客人一页页翻看着，对某些照片感到困惑。比如说，有一张是阿格尼丝和布瑞吉特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客人问道：“那是什么？”

“那是阿格尼丝，没错。”保罗回答。“这是我们的女儿布瑞吉特！”

“我知道，”客人说，“这个结构是什么？”

保罗惊讶地望着他：“啊，那是埃菲尔铁塔！”

“哦，是埃菲尔铁塔！”他的语调听上去仿佛你给他看了一张爷爷



的照片，而他则说：“啊，这就是你那位大名鼎鼎的祖父！见到他真高兴。”

保罗有些大惑不解，阿格尼丝却表现坦然。她知道这男人是谁，知道他的来意，以及他会问些什么，所以她又有点紧张；她想把保罗支开，和他独处，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安排才好。

阿格尼丝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再早一年，她先失去了母亲。那时父亲生病了，人人都以为他命在旦夕。那时母亲好端端的，生气勃勃，好像命中注定她还将有漫长而平静的孀居时日。正因为如此，临了撒手而去的竟然是她，撇下了父亲。反倒使他局促不安了。仿佛人们会因此而责怪他。“人们”指的是母亲家的人。他的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除了在德国的远房表弟，阿格尼丝没见过一个。相反，母亲家的人都住在一个镇上：姊妹呀，兄弟呀，表兄妹呀，还有一大串外甥、侄女们。母亲的父亲是山里的农民，为了孩子而苦了自己一辈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让他们舒舒服服地结婚成家。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母亲与父亲结婚时，他们是相爱的。这毫不奇怪，他相貌堂堂，三十岁时已是大学教授，而当时这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她有这个让人眼热的丈夫，当然高兴，更值得兴奋的是，她可以把他当个宝贝奉献给自己的家里。她按照农村生活的传统，与自己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阿格尼丝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生性腼腆，或是别有用心，他的沉默究竟是谦虚还是冷漠也不得而知），于是母亲的这份礼物非但没有能让全家开心，反而令人尴尬。

光阴似箭，两人年事日高，母亲越来越倾向于娘家。譬如说，父亲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她却渴望有人说话，于是她就整日价给她的姊妹、兄弟、表兄妹、甚至侄女们打电话，而且越为越愿意掺和他们的事。现在想来，阿格尼丝觉得母亲的生活画了个圆圈：她迈出自己的小天地，勇敢地同一个新的世界打交道，但后来却转了回去。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女儿住一幢花园别墅，一年数次（圣诞节、家人的生日）邀来她所有的亲戚举行家宴庆典；她盘算着待丈夫死后



(大家这么等着已颇有时日，甚至都以为他早就大限已过)，她的妹妹带外甥女就可以搬过来住

最后母亲去世了，父亲却活着。葬礼后两个星期，阿格尼丝和妹妹劳拉去看他，只见他端坐在一堆扯碎的照片前。劳拉捡起碎片，厉声喊道：“你为什么撕妈妈的照片？”

阿格尼丝也俯身端详桌上的碎片：它们并不尽是母亲的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一个人的，有些是他俩的合影或母亲单独的照片。面对两个女儿，父亲没有作解释。阿格尼丝对妹妹嘘了一声：“别跟爹嚷！”可是劳拉仍嚷个不停。父亲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姊妹俩第一次争吵起来。第二天劳拉去了巴黎，阿格尼丝仍留在家。直到此刻父亲才告诉她，他在城里找了一套小公寓，并打算卖掉别墅。这又让她大吃一惊。大家向来以为父亲是个书生，家政全由母亲掌管。他们以为他离了母亲没法活，不仅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料理，而且，由于他早就把遗嘱托付给了母亲，人们觉得他恐怕连自己还要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刻，在母亲去世没几天，他突然义无反顾地决定搬走，阿格尼丝才恍然大悟，他正在执行一项早已制定的计划，他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考虑到他不可能得知他会死于母亲之后，那城里的小公寓只是个梦想而不能成为现实，现在的一切就愈加不可思议了。他和母亲一直居住在这幢别墅里，和她一起在花园散步，招待她的姊妹表亲，好像专心地听他们谈话，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在别处，在那套单身公寓里，母亲死后，他不过是迁回期梦魂萦绕的地方去罢了。

直到这时阿格尼丝才觉得他有点神秘。他为什么要撕掉照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梦想一套单身公寓？又为什么违拗母亲的意愿，不让她妹妹带女儿搬进别墅？按说这更加实用，他的病早晚得请护士照料，而她们至少会比护士更加精心周到。她问他为什么搬家，回答却很简单：“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她不好意思让他接纳母亲的妹妹和她的女儿，事情很明白，他不愿意那样做。她于是想到，父亲一生从一个起点出发，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初始，母亲：从家庭到结婚，又回到家庭。他：从孤独到结婚，又回到孤独。

那还是在母亲去世几年，他经常生病。阿格尼丝请假两周，回来



陪伴。但她无法与他单独在一起，母亲总是守着他们。有一次，父亲学校中两个同事来探视。他们问题很多，都是母亲一一作答。阿格尼丝实在忍不住了：“好了，妈，让爸爸自己说吧！母亲生气了：“你没见他病着吗！”两个星期快结束了。他的病情略有好转，阿格尼丝终于两次找到机会，同他单独出去散步。但第三次时，母亲又跟他们一起出去。

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病加重了。阿格尼丝去看他，同他呆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死了。一直到这最后的三天，她才实现了与他单独相处的梦想。她一直觉得他俩相互喜欢，却又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唯有一段时间他们比较亲近，是她八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母亲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小劳拉。他俩经常在乡间久久地散步，他回答她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就是在那时，他说起造物主的电脑等许多事情。她现在仅记得一些简单的陈述，宛如古董陶器的残片，一旦成长了，她想把这些残片再拼成原状。

他的死结束了他俩甜密的三天独处。参加葬礼的全是母亲的亲戚。因为母亲不在，无人安排守灵，大家很快就散了。再说父亲已卖掉了别墅，搬进单身公寓，亲戚们觉得这本身就是断交之举。现在他们想到的只是摆在两个女儿面前的遗产，因为别墅一定卖了个好价。谁知公证人告诉他们说，父亲的一切都留给了数学家协会。这一来，他们更觉得他是个怪人。仿佛他想通过他的遗嘱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遗忘才是。

他刚死，阿格尼丝发现她的存款数额大增。她这才明白了一切。她那表面迂阔的父亲其实非常精明。十年前他第一次生命垂危时，他曾呆在他身边两个星期，他说服她开了一个瑞士银行帐户。就在他终之前，他几乎将所有的存款转到这个户头，剩下一个零头全捐给了数学家。如果他在遗嘱中说把一切都留给阿格尼丝，那就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另一个女儿；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她的帐上。却没有特别为数学家留下象征性的一笔，那么人人又都会到处打听他钱财的去向。

起初她觉得必须与妹妹分享遗产。她比妹妹年长八岁，她从来都



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可是最后她没有告诉妹妹。这倒不是贪婪，而是她不愿出卖父亲。他的这份礼物清楚地说明他想告诉她什么，要表示点什么，给她一点他生前不能给她的劝告。现在，她把这一点看作是仅仅属于他俩的一个秘密。

她停放好车，信步朝大街走去。她又累又饿，但一个人去餐馆很乏味，于是她决定上她看到的第一个小吃铺吃点心。早先这一带有许多不列塔尼人开的小餐馆，价廉物美的卷馅薄饼或养麦粉烘饼，就着苹果汁，味道极好。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小店全不见了，代之以专卖所谓“快餐”的现代餐馆。她忍住心头的厌恶，朝一家餐馆走去。透过店面橱窗，她看见人们坐在餐桌前，面前尽是油渍斑斑的纸质食盘。一位肤色白析、嘴唇鲜红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刚用完午餐，可口可乐的空杯推在一旁，只见她仰着脖子，把食指深深地伸进喉咙，这么掏了半天。两眼直瞪着天花板。邻座一个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劲地打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眼，则随着嘴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全露出来，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身穿粉红色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具熊的腿，在餐桌间蹦蹦跳跳，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具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又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道，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水中的那种味道），她当即转身，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子。

便道上人群熙攘，难以行走。她前面是两个白人大大个儿，金发北方佬，他们冲锋陷阵。这一男一女比周围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要高出一头一肩。他俩每人背一个粉色帆布包，胸前各兜着一个孩子。但转眼间这两人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她面前冒出一个穿齐膝肥裙裤的女人，当时很流行。这装束使她的臀部愈加肥大，几乎坠及地面。裸露着的白净的腿肚子，好像一对粗瓷水罐，上面暴突的青筋宛如一条条



盘成圆球的小蛇。阿格尼丝暗自思忖：这女人明明可以找到十多种式样的外套，把她的青筋遮住，让她的臀部别那么招摇，为什么她不是呢？人们出门与众人在一起时，非但不想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怎么连起码的遮遮丑也不肯去做呢！

她盘算好了，一旦丑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就上花店买一枝勿忘我，只买一枝，那纤细的花茎上开一串小巧玲珑的蓝花。她将这样上街，举花在胸，死死盯着它，让自己只看见这个美丽的蓝点，在这个她已不爱的世界上，这蓝点是她唯一愿意保留的东西。她将这样走遍巴黎的每条街道，她很快将化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形象，孩子们将尾随她身后，讽刺她，朝她扔东西，整个巴黎将称她为手持勿忘我的疯女人

她继续朝前走。她右耳灌满了音乐声浪，商店、发廊、餐馆中传出有节奏的打击乐器的鼓噪；她左耳在分辨马路上的声音：轿车的低声哼唧，公共汽车起动离站时的嘎嘎声响。突然，一辆摩托车尖厉的轰鸣声劈面而来。她不得不探寻这恼人噪音的来历：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姑娘，脑后飘着乌黑的长发，她僵直地跨坐在一辆小摩托车上，像坐在打字机前，摩托车的消音器被卸去，发出刺耳的噪音。

阿格尼丝想起几小时前桑那浴室里的那个年轻女人。为了让大家认识她的自我，接受她的自我，她进门便宣布厌恶热水淋浴、厌恶谦虚。阿格尼丝自信不疑，这位黑头发姑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卸去了摩托车的消音器。发出噪音的不是机器，而是黑发姑娘的自我；为了让人听见，为了穿透他人的意识，她把废气排放的鼓噪与她灵魂相连。阿格尼丝目睹那咆哮灵魂的飘散头发，意识到自己恨不得看到这姑娘立刻死去。倘若此刻一辆汽车从她身上轧过，她倒在一汪血泊中，阿格尼丝既不会感恐惧，也不会为她难过。她只会感到满意。

她突然为自己的仇恨心理感到惶恐，觉得世界位于某个交界点上，一步迈过，一切都会疯狂：人们或者手捧勿忘我走上大街，或者互相残杀。酒杯稍加一点就会溢出，也许只需一滴，也许多一辆车就太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分贝，也会这样，事情总有一个数量界限不得越过，可是没有人把关，就不会意识到界限的存在。



她继续前行，人行道上越来越拥挤，谁也不给她让道，她只好走下道沿，紧贴着人行道边，躲着迎面来车往前走。她过去就习惯这么做。因为别人不肯让道。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很倒楣，总想克服：她想鼓起勇气，勇往直前，沿着既定的路线，让迎面来人给她让道，但她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日常这种无聊的较量中，她总是输家。有一次，一个大约七岁的孩子朝她迎面走来。阿格尼丝想不给让道，可是最后，为了不与孩子相撞，但她从来没成功。

她又想起一件事：大约十岁时，有一次与父母去山间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宽宽的林中小道往前走，突然跳出两个村里的男孩，他俩伸展双臂双腿站在路中央，其中一个斜柱着一根树棍，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是一条私人小路！留下买路钱！他一边喊一边还用树棍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胸口。

这很可能只是一场孩子们的恶作剧，至多只需把孩子们推搡到一旁，要么，他们是想要钱，父亲只需掏个硬币也就能打发。然而父亲闪到一旁，另捡一条小道继续往前走。当然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毫无目的的散步，走哪条道都一样，可是母亲却对父亲大为光火。她忍不住抱怨说：“连对两个十二岁的毛孩子也认输服软！”阿格尼丝也为父亲有表现感到失望。

可噪声打断了她的回忆：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用汽锤钻挖柏油路面。而在这喧闹声中，又夹杂着演奏巴赫的一首赋格曲的钢琴声，那琴声来自头顶上方，仿佛从天而降。一定是顶楼上什么人打开了窗户，将间响旋钮开到了最大，巴赫的质朴无华之美对于已然扭曲的世界不啻是一种警告。但是，巴赫的赋格曲不敌汽锤和汽车；或许恰好相反，汽车和汽锤将巴赫内化为它们的赋格曲的一部分，阿格尼丝捂住耳朵，并保持这一姿势继续往前走。

就在这时，对面走来一个过路人瞪了她一眼，并用手拍打他自己的脑门，按照国际通行的手语，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思想开小差，或者脑子不好使。阿格尼丝注意到他那一瞥，那憎恶的目光，她顿时怒火中烧，停下脚步；她想扑向那家伙，想揍他。但是不行，人群在推着她往前，又有人使劲撞她，这人行道上根本停不下三秒钟。

她必须不断前行，但心里总忍不住要想他：他俩都被同一噪音包围，而他却觉得有必要让她明白：她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利。那人是责备她的动作失误。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要严厉要申斥她，因为她不肯忍受人人必须忍受的事情。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允许她在我们都生活其中的世界中别出心裁。

杀掉那男人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冲动。最初的激动平息后，这念头仍拂之不去，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其中夹杂了一点惊诧，惊诧她怎么会产生如此的仇恨。一个人手拍脑门的样子堵在她心头，像一条充满毒汁的鱼在慢慢腐烂，却无法吐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她思念父亲。从她看见他对那两个十二岁孩童退让以后，她就常常想象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在一条沉船上，救生艇有限，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家惊慌失措。父亲起初与众人一齐奔跑，但他突然发现，人们都在你推我搡，试图将别人踩在脚下，一个急了眼的女人正向他一个劲地槌打，抢着冲上前，于是，他停下脚步，站到一旁。最后，他眼睁睁看着超载的救生艇在叫喊咒骂声中，慢慢地放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这是什么态度呢？怯懦？不对。怯懦是怕死，并不顾一切求生。高尚？毫无疑问，如果他的行为的确出于对同伴关心。但阿格尼丝不相信这是他的动机。那又是什么呢？她说不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在一条沉船上，如果要拼搏才能登上救生艇，那么父亲宁愿提前接受末日的审判。

是的，毫无疑问。但又有一个问题：父亲仇视船上的人吗？正像她此刻仇视那摩托车手，仇视那嘲笑她手捂双耳的男人？不会，阿格尼丝不能想象父亲会产生仇恨。仇恨把我们与敌人联系得过于紧密，结果把我们也拉入陷阱，这就是战争的污秽：两败俱伤的密切关系，两名怒目相视、以刺刀搏杀的士兵淫荡的接近。阿格尼丝断定：由于这种亲密的关系，父亲感到讨厌。船上这种混战令他恶心之极，以致他情愿被淹死。人与人之间拳打脚踢，互相残杀时的肉体接触，在他看来，远不如在纯净的大海中孤独地死去。

关于父亲的回忆使她从仇恨心理解脱。那手拍脑门人的恶毒形象